

西征·討馮·剿赤

萬耀煌回憶錄第三部

萬耀煌

軍政改制國軍編遣

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國民政府依據國民黨中央全會決議案，結束軍事委員會，改組為軍政部、參謀本部、訓練總監部，並組織國軍編遣委員會籌備會。

改制後馮玉祥為軍政部長，鹿鐘麟、張群為次長，張群兼陸軍署長，熊斌為航空署長，陳紹寬為海軍署長，俞飛鵬為軍需署長，何應欽為訓練總監，蔣中正兼參謀總長，賀耀組為參謀次長。

編遣委員會籌備會主任委員為何應欽，各集團軍總司令、各集團軍前敵總指揮、中樞重要人員均為委員，於十八年元旦在國民政府大禮堂舉行成立典禮，主任委員及委員於典禮中宣誓就職，由蔣主席主持並監誓。

全國軍隊人數，據十七年七月湯山會議報告如下：

第一集團軍轄四個軍團共廿個軍，四個獨立

師及總預備後方警備部隊等合計五十五萬人。

第二集團軍轄九個方面軍、十個軍、八個獨立師合計四十二萬人。

第三集團軍轄五個軍團、步兵十三個軍、五個獨立師、七個砲兵旅、三個工兵團合計三十三萬人。

第四集團軍轄十六個軍、九個獨立師及其他部隊合計卅萬人。

第八路軍李濟深部轄五個軍及直屬部隊合計十二萬人。

滇軍八萬人。

黔軍二萬人。

川軍十八萬人。

東三省第三、第四兩軍團轄十個軍、步兵卅八個旅、騎兵四個旅及地方部隊合計五十萬人。

總計全國軍隊人數為二百五十餘萬人。

立，必須有公平合理切實可行之計劃，為適應國家需要，應實行兵工政策，安置編餘將士，增加生產，富國強兵，斯為上策。

張學良於十八年元月十日將楊宇霆、常蔭槐二人槍斃，楊為東北人才，張作霖所信任，縱橫捭闔，謀略超群，張作霖統制東北，幾度入關，多為楊氏之謀，東北兵工廠出品之多之精，僅次於日本，亦為楊氏所建，惟楊氏驕橫跋扈，除張作霖外目無餘子。常蔭槐有政治經濟長才，對東北財政整理頗有盈餘而民不擾，政治上軌道，常蔭槐亦有功勞，惟楊宇霆常蔭槐互相結納，輕視張學良，張學良精明好強，少年氣盛，敢於一朝槍決二人，其中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張學良處於日本軍國勢力之下感於父仇國恨乃不動聲色掌握東北軍政大權通電易幟，服從中央，確有過人之處。

阜西剿滅土匪之役

我部於十一年十月初在徐州剿曹八集順和集、大王庄、古邳鎮之土匪四千餘人，是由第一團潘

自信負責，雖將該匪完全擊潰，而我傷亡官長士兵亦不少，這是我領軍以來第一次剿滅大股土匪，我們是勝利的、成功的，也是真正救民的。在軍閥時期，徐州駐有大軍，爲什麼讓土匪壯大猖獗呢？這些土匪頭王天縱、樊老二、劉黑七、孫殿英、徐寶山等，他們對於成王敗寇之義，了解透徹，他們擁衆作亂，只想政府招安，給他們官做，希望政府給他們收編，給他們成師成旅，這是土匪長成的主因。軍閥時期，軍隊想擴充，土匪與軍隊勾結，彼此利用，因之土匪勢力愈來愈大，軍隊對土匪，只要土匪不在防區內騷擾，已算有功，決不肯犧牲實力剿匪，甚至以子彈在戰線上向土匪換取金錢。

阜西土匪號稱爲兩個旅，四個獨立營，其幹部士兵均吳佩孚、靳雲鵬、寇英傑、馮玉祥、岳維峻部下失意軍人組合而成，亡命之徒異常狡猾，縱橫驍忽，爲最強悍之流寇。竄擾阜西楊家集，人數三千六百餘，號稱一軍萬人，槍約二千餘，騎兵數百，實力較我軍爲多，其活動圈更大，蓋匪不要地盤，我軍決不能失去重要據點，如阜陽縣上縣城及南照集等鎮市，必須調派兵力駐守，匪蹂躪人民殘殺擄掠無所不爲，我則處處顧慮人民；匪有騎兵可廣泛活動，我僅有步兵；地痞流氓與匪暗通聲氣，我軍的行動因之很難保密，而匪之行動較難探知；匪到處都可搶劫，隨地都有給養，我軍既無兵站，又不能隨便取給於人民。我軍剿匪既不能圍剿，又不能隨之流動，因此只有用穩紮穩打方法，步步爲營，先立於不敗之地，誘匪來攻，再以強大兵力擊潰，並棄其不意予

以殲滅。

救出肉票五千餘人

余命錢鎮亞團經王化集進至新村集，葉蓬團由潤河集進至龍王堤，余親率補充團王韜營向李寨前進，對楊橋集壓迫。兩團在行動中捕獲匪探不少，知道匪對我軍非常輕視，以豫東由鹿鍾麟親率三個師一個騎兵旅圍剿兩個月，匪黨毫無傷亡，對我軍區區兩個團步兵，自然不在眼下，但匪仍然派出了許多偵探，並以騎兵竄擾阜陽縣上附近。我針對匪情，擬訂剿匪計劃，予匪以猛烈打擊。民國十七年十二月十一日我軍逼近匪寨，以山砲四門，迫砲十二門，集中火力猛射，寨內起火，匪以主力由兩翼來攻，我則以兩翼實施反包圍，並各以機槍三連猛烈射擊，匪死亡枕藉，我親率步兵兩營繞道匪後夾擊，匪部不支潰逃，錢葉兩團分途猛進，此役斃匪千餘人，救出肉票五千餘人，匪西竄逃入豫境。阜西民衆素來強悍，過去從無軍隊剿匪，民衆畏匪不敢不從匪，最初對我軍亦不相信是真來剿匪，土匪亦以爲我不過虛張聲勢，輕視我力量，準備予我軍以打擊。不意我軍攻擊之猛，戰鬥之烈，出乎匪之意料，於是地方各寨壯丁群起協同我軍剿匪，沿途民衆亦群起截擊，匪乃化爲無數小股，晝夜不停逃竄，我陣亡連長楊鏘鳴一員，士兵七十七名，傷官兵一百廿一名，爲北伐以來最大之損失，阜西完全肅清，人民從此各安生業。

武漢分會專擅跋扈

民國十七年八月以後，武漢方面謠言甚熾，桂系承襲唐生智作風，把持武漢政治分會專擅跋扈，胡宗鐸、陶鈞驕橫狂妄，視湖北爲征服地，胡爲湖北清鄉督辦兼十九軍軍長，陶爲十八軍軍長，所屬幹部全係湖北籍保定第四第二期同學，其中以由廣西出來的最當權，劉佐龍之十五軍併入者次之，他們自以爲打敗吳佩孚於汀泗橋，擊潰孫傳芳於馬廻嶺，殲滅孫傳芳五萬人於龍潭，回師西征趕走唐生智，瓦解湘軍，革命軍的天下是他們打出來，目無法紀，更無視於中樞，尤以陶鈞虛驕狂妄，所屬的高級幹部看不起地方政治領袖，尤鄙視工商界，對中央軍戰力藐視，對桂軍第七軍極爲輕視，胡陶好財超人一等，宜沙烟稅爲他們包辦。武漢政治分會擅自任免地方大員，發行公債，軍隊自由行動不聽中央號令，征船扣車，倒行逆施。我軍奉令開赴臺州渦陽，正在準備，忽接密電暫勿行動，應集結兵力於阜陽整理訓練。又接何應欽將軍密電：「武漢政治分會突於（十八年）二月廿一日免湘省政府主席魯滌平職，並以夏威葉琪襲擊長沙，魯事前已知，故率部離長，所部及譚道源師分退常德湘潭平江蓮花等處，中央政治會議之決議，政治派李宗仁、蔡元培查辦，軍事交李濟琛、何應欽查辦，總司令宥日已回京」。又奉總司令親譯密電：「長江上游形勢不佳，各師於三月二日以前作出發準備，令到即行，兵員迅速招募齊全。」

葉琪字翠微，廣西人，保定一期畢業，分發湖南，短小精悍，機警有謀略，隸魯滌平部，積功升至團長。民國十二年朱耀華襲長沙轉粵，葉

琪留湘則隨趙恒惕隨唐生智任師長，唐生智亡命日本，葉歸桂系任五十五師師長。十八年正月葉琪襲擊長沙，葉之副官長程宗洛與魯滌平之軍務處長唐希侅均保定同盟，非常友善又有親戚關係，而程宗洛事前密告唐，唐轉告魯滌平，故魯得從容率部離長沙，其軍由魯滌平之副官長唐希侅帶入，琪與唐希侅均保定同盟，非常友善又有親戚關係，而程宗洛事前密告唐，唐轉告魯滌平，故魯得從容率部離長沙。

西征桂系軍佈署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 第一師師長劉峙
- 第二師師長顧祝同
- 第九師師長蔣鼎文
- 第二軍軍長朱紹良
- 第八師師長朱紹良
- 第十三師師長夏斗寅
- 第一旅旅長陳耀漢
- 第三軍軍長朱培德
- 第四師師長廖培南

第十師師長任均林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打成空前。閻錫山、馮玉祥對中央亦有反叛暗潮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粵軍何應欽總監通告湘省主席魯滌平到京，夏威部入長沙，胡宗鐸部集中武穴、黃梅、廣濟、陶鈞集中麻城、羅田、黃安、程汝懷、張義純兩師主力集中武漢、何健、葉琪在長沙，分向湘江萬載進擊魯滌平部。

歧視。我告訴他們說：「我們是中央軍的一部分，中央對我們一定一樣看待一樣重用，但我們也要自愛自重，決不可因我們是鄂人，到鄂後就要顯得特別。我們只願如何打仗，如何取得人民信仰，特別要守法守紀，絕不可稍存政治野心，我們只有服從，不可稍有私見，國家需要統一的軍事要上軌道。這弟兄們聽了均深以為然。」

我部進入蕪門關，鄂皖交界有長岑關、松子關、蕪門關等要隘，為洪楊時代胡林翼所築，蕪門關關門以白石建築，壁厚一丈五尺，界於兩峰之間，僅一路可通，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昔日視為險阻，今則失去軍事價值矣。過關即鄂境，下十五里經僧塔寺到毛家河，沿途見鄉民絡繹歸家，余訪問民家，人民見我軍開到，面有喜色，深感欣幸。

蔣總司令親臨九江武穴巡視，各部隊依照計劃，第一軍集中太湖徐家橋潛山小池驛，先頭部隊到達宿松，第二軍所屬第二、第九、第三個師，幹部均係黃埔出身，是這次西征的骨幹。第二軍之第八、第十三師次之，一、二兩軍位置於江北。第三、第四、第七、第十、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六、第十七、第十八各師位置於江南。第六、第四、第八師及砲兵團為總預備隊。

蔣總司令到九江後特派朱培德為討逆軍第一路總指揮兼第三軍軍長，劉峙為第二路總指揮兼韓復榘為第三路總指揮，陳調元為總預備隊總指揮。韓復榘是馮玉祥的大將，韓既受任，照理馮玉祥應無問題，但馮玉祥好反，太不令人放心，我軍在左右翼，不可不具戒心。中央又以何健為

共匪肆虐閩里為墟

我部經興家舖、滕家堡、楊梅愁、月星塘，這都是本師師長夏斗寅的老家，所經之地，婦孺來道，紛紛指點某地某人，相顧而笑，雖不是衣錦返鄉，也可稍慰遊子之心，官兵到此，不僅無離隊，反而有許多青年投効本軍。

我派族弟步文取捷徑潛回武漢，約族弟倚吾率部來歸，並囑宣達中央德意，要廣西隊伍回廣西，湖南隊伍回湖南，我們擁護中央不必跟他們去。事後事實證明，步文弟回武漢宣傳，收效甚大。

我部繼續向閩家河麻城縣中館驛前進，湘軍旅長羅霖派代表持函來見，決率兩團由黃陂陣地脫離桂軍來歸中央，我立即電告師部，轉報總司令並通報友軍，加以獎勵。羅霖旅長起義，桂系全局動搖，不戰而潰。我軍行動迅速，桂系南退已不可能，西行亦必潰散。

四月四日經桃源到宋埠，十里桃花，紅霞似錦，由宋埠折向黃安大道，村落稀疏，共黨標語傳單遍地皆是，夾晨至桃花，係黃安宋埠中間站，居民百餘家，已遭共黨焚燒過半，又數里有槍聲，係共黨佔據山頭，向我部隊鳴槍示威。經沙河街，房屋數家為共黨所焚燒，沙河橋頭河灘巴陳列死屍四具，身首異處，係遭共黨慘殺者。過橋後又陳屍具，鮮血正流，共黨兇殘，慘無人道，數十里內燒殺殆盡，祇見標語傳單，不見半人，只要有田畝田一棟房產者，共黨均稱

武漢克服 蔣公蒞止

之為資產階級，必遭鬥爭，因之能逃者盡棄一切而逃，不能逃者即被殘殺，赤貧者見此慘狀，亦因恐懼而逃入深山潛藏，這是我生平第一次親見共黨的暴行。

西征途中接師部通報，李明瑞率所部撤回孝感反正來歸，敵方已下令向鄂西總退却，胡宗鐸、陶鈞脫離部隊，倉卒西行，身敗名裂。

我部奉令向三汊埠前進，第七軍全軍在青山口一帶，數十里地區全是駐軍，李明瑞、周祖晃與胡宗鐸、陶鈞不睦，蔣總司令委派李明瑞為師長，李在三汊埠奉蔣總司令命令，突由陣地撤走，胡陶聞信驚惶失措，倉促下台退却。我軍兵不血刃而下武漢。羅霖歸順於前，李明瑞撤退於後，李宗仁自崇禧不在武漢，領導無人，官兵崇仰蔣總司令之德威，中央軍南北兩路大軍壓境，桂軍自然土崩瓦解。

第四軍自四月三日夜間撤退，四日晚部隊撤盡，孔庚與衛戍司令部參謀長聶洗率第四集團軍憲兵營受商會之託，維持武漢秩序，孔庚電懇總司令蒞漢訓示，五日總司令行營參謀長賀國光率第六師之某旅乘輪，由海軍艦隊護送抵漢口，接收防務。蔣總司令於同日下午乘楚有艦抵武漢，人心大定。市面立趨繁榮，蔣總司令於六日登岸蒞臨行營，江左歡迎群眾達數萬人，歡盛空前。

第八師及第十三師奉命為追擊隊，歸朱紹良指揮，限四月十五日以前佔領沙市，追擊部隊分

爲二路，第一路張發奎，方鼎英副之，率第四師第十四師，由金口嘉魚乘輪上駛，海軍淺水兵艦隨航支援。第二路朱紹良，夏斗寅副之，率第八第十三師獨立第一旅，由孝感應城向仙桃鎮沙洋方向追擊。西退之叛軍計有胡宗鐸、陶鈞、程汝懷之三個師，葉琪之一個旅，夏感師、張義純師、警備旅特務團等部，均經襄河兩岸秦旬新溝繫馬口向仙桃鎮沙洋方向水陸併行，最後目的則在宜昌、沙市，叛軍釜底游魂，已入絕地，除遭殲滅外，無可倖免。

胡宗鐸、陶鈞廿一日發出通電，携巨款乘日本軍艦逃往上海，夏感率殘部由湘西回廣西，部隊由程汝懷以鄂西編遣專員會同孔庚、何競武兩代表辦理編遣，程要求編六個師，即十六師李石樵，十七師石毓靈，五五師程汝懷，五六師劉和鼎，新編九師尹承綱，新編十師李宜煊，中央准其所謂。

馮玉祥反間被問

先是胡宗鐸、陶鈞在沙市時，馮玉祥曾密電囑其反攻中央軍，胡知政治軍事失敗，部下離心，決計出洋，將馮玉祥電文送呈 蔣公，具有兩種用意，一表示忠誠，一則挑撥感情。川軍劉湘派唐式遵襲宜昌爲守軍劉和鼎所擊敗，劉湘會派代表見程汝懷，約程共同倒蔣，程拒之，四川內部鄧錫侯、劉文輝、田頌堯等驅逐劉湘，劉湘借討逆爲名，襲擊宜昌以求出路。軍閥翻雲覆雨，根本無信義可言。

胡、陶在漢口籌款現洋壹百五十萬元，在沙

市籌卅萬元，在宜昌籌廿萬元，但只發大兵每人五元，團長以下官兵無不懷恨，胡宗鐸、陶鈞在湖北一年，攤資百萬，早失戰志。

四月中旬西征軍事告一段落，我部在阜陽、泰和、潁上所雇民夫一律遣送回籍，每人應得之餉項全部發給，並編成兩隊，派員護送，由沙洋乘輪赴漢，沿途供給飲食，到漢口後由陸路回家者，多在此採辦貨物，經商城固始回籍，由水路者繼續送至浦口，最後發電該三縣縣長，請通告民夫家屬，並予獎助，使得安居。

西征軍事勝利結束，國府明令發表何成濬爲湖北省政府委員兼主席，方本仁爲民政廳長，方覺慧爲建設廳長，黃昌穀爲教育廳長，孔庚、李書城、夏斗寅、謝履爲委員，夏斗寅爲湖北省警備司令，並由方本仁暫代主席。

五月一日接師部電話，知馮玉祥部孫良城於四月廿六日突率省府職員及軍隊撤離泰安向蘭封歸德一帶集中，又聞馮玉祥曾於四月廿四日在開封召集師長以上會議，密令第二集團軍各部自豫東撤至鄭州以西集中，韓復榘部集中信陽以北，馮部在黃河以北者，均調黃河以南，同時判沙傳來武漢方面之謠言，謂兩廣不靖，河南已有行動，鄭州戒嚴。

總司令部命劉時爲湖北編遣區特派員，賀國光爲武漢行營主任。

我離開武漢三年，此三年中，政治上軍事上曾有兩度變化，北伐時期尙朝氣蓬勃，民國十八年七月初本師奉命開鄂東剿匪，我由沙市搭船返武漢一行，但見武漢烏烟瘴氣，暮氣沉沉，舊政

客小官僚極爲活躍，爲升官發財，譁應酬鑽門路，風氣之壞，不堪想像。我曾向省府代主席方本仁先生建議，我說方公曾任督軍省長，官已做過了，此次主政鄉邦，應爲三千萬人造福，爲子孫謀發展，任勞任怨，做一番大事業。方很以爲然。

我在武漢半月，精神消耗於應酬會客寫介紹信，深感不勝其繁，因之立即離漢馳赴防地，訓練官兵，綏靖地方，做些有益的事。

夏斗寅由南京歸來談京中朝氣蓬勃，頗有新氣象，中央黨部領導的政府，積極建設，惟對馮玉祥問題在政治上不易解決，正在部署軍事，短期內或將用兵。我意宜乘此時將鄂東赤匪肅清，但夏先生才逸惡勞，做了半生軍人，不在軍事上圖發展，祇想以軍隊作爲政治資本，我再三勸他辭去警備司令，勿脫離部隊，但他口是心非，不接受我的建議。

胡宗鐸、陶鈞在武漢期間，凡捕捉共黨嫌疑分子一律殺無赦，經我考查枉死的人太多，大都是智識份子優秀青年，湖北元氣大傷，令人嘆息。

黃安赤匪長成經過

黃陂縣城距我家武漢不過百里，我部奉命赴黃安剿匪，首次來到黃陂縣城，街市狹隘，衙門古老，縣政府民、財、教、建、警各局，組織鬆懈，精神老朽，形同虛設，經費困難，百廢莫舉。縣長懦弱無能，毫無建樹，細察地方情形，不獨黃陂一縣如此，全省皆然。

鄂東各縣當洪楊之亂，太平軍名將陳玉成（俗稱四眼狗）縱橫皖鄂，曾國藩胡林翼常為所困，大別山脈尤為陳與曾胡鏖戰區域，胡林翼駐兵黃州，實行堅壁清野策略，指令各縣屬集鎮，凡屬平地以磚築城，山地則依險積石作寨，十里一城，五里一寨，鄂東各縣，星羅棋布，最著者如黃岡麻城黃安各縣之新洲、但店、倉子埠、宋埠、閻家河、七里坪等地，每一城寨較許多縣城繁榮堅固。其在山地之城寨，戰時成為避亂之所，平時則無居民。自城寨政策成功之後，太平軍便不敢越大別山西進，城寨範圍擴大至皖西豫南，於是太平軍形勢日蹙，終至滅亡，曾胡成功於築城寨，至今遺跡猶在。

黃安七里坪有戴某之子與共黨蕭楚女友善，子死於粵，蕭曾函戴某慰問，並寄少許恤金，戴在七里坪教書，蕭時寄共黨書籍宣傳品，戴以之作教材授學生。董必武與鄭位三在武昌辦共進中學，戴之弟子均入該校，其他黃安子弟入共進中學者甚多，表面為普通中學，暗中加以組織，授以馬列學說。軍閥時期所謂防止赤化，不過官樣文章，李漢俊、詹大悲等在高等商業學校任教，均以左傾思想，鼓吹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暗中領導學生，與董必武之共進中學結合最為親密，民國十五年北伐，共產黨員及左傾分子紛紛往廣州長沙隨同北伐軍到武漢，掌握湖北省黨部，共進中學學生分配各地方，爭取領導地位，十六年清黨，一部份隨賀龍葉挺入贛赴粵，大部份到黃安大別山區轉入地下，黃安在十五六年間共黨組織已有基礎，武漢雖清黨，黃安麻城一帶地方

組織並未破獲，尤以鄭位三在七里坪紫雲山一帶更積極更徹底的將失學失業青年，地痞流氓，加以組織訓練，成為共黨幹部，實行武裝暴動，攻佔大別山區各地，進而組織豫鄂皖道蘇維埃，縣蘇維埃，鄉蘇維埃，村蘇維埃，赤匪簡稱之為村蘇，鄉蘇，縣蘇等等。又分別組織武裝暴動隊，如縣赤衛大隊，鄉赤衛中隊，村赤衛小隊，簡稱赤衛隊，又正式成立工農紅軍，其編組為三三制，照蘇聯紅軍編制，成為蘇區紅軍之骨幹，不輕於使用，用必有所收穫，紅軍不打無把握的仗，平時由地方赤衛隊為之掩護警戒，為紅軍之外圍，前哨，前衛，赤衛隊員中優秀而體格健全，年齡合乎紅軍標準者，就選充紅軍，所以紅軍整齊精幹。凡屬可以持槍的男子，不問年齡都編入赤衛隊，縣優於鄉，鄉優於村，兒童隊又叫小鬼隊，最為認真，不講人情，雖父母兄弟亦不顧，命小鬼隊站崗放哨，誰也無法通過崗哨，自然封鎖嚴密。

「聞香隊」與「聽音隊」

共匪組織婦女隊，擔任勞軍送茶送飯縫衣洗刷，把廢恥道德觀打破，以示革命前進。又有一「聞香隊」，使人不敢私食雞鴨魚肉。還有「聽音隊」凡家庭間夫婦談話，均有聽壁的兒童，聽到談話立即報告黨的組織。公審每天都有，在民衆大會中提出，有土地的，有資產的，做善事的，得群眾信仰的，孝順父母敬愛丈夫的這些人，都要坦白自己的身份，要從上三代算起，一切舊賬都在內，不僅動輒得咎，而且禍從天上來。公

審刑罰，只要想得出做得到的，無不用盡，處決之法更多，不用槍決，因愛惜子彈而受刑者又死得太痛快，故有拖尸的，在碎石子上，赤身以繩繫於頭足，往返拖拉，直至血肉模糊，五臟俱碎。有凌遲細刮的，有剥皮抽筋的，有望中央上天臺，有石壓石打，有鈍刀鈍斧，總之決不使受刑者痛快而死，執刑的都少年孩童，養成殘忍好殺的性格，愈下層愈殘酷，以兒童監視少年，少年監視中年老年，子監視父，女監視母，媳監視公婆，上級監視下級，黨監視政，監視軍，監視所有人民。層層相因，利用各種矛盾互相監視，夫婦兒女無不互相懷疑，稍有可疑即嚴刑處罰。赤色黨人運用青年男女地痞流氓，在赤區以外製造無法無天的恐怖，殺人搶劫分贓擄掠，使人犯法畏罪，最後不得不跟共匪走，所以赤區區域日廣，人數日增，在赤區鄰近的自衛隊兵力小的，都遭赤衛隊襲擊吞併，力量大的則遭紅軍襲擊，赤匪總以二倍至十倍的力量襲擊官軍，共匪又召集十倍以上的民衆為他助陣，於是造成當年豫鄂皖邊區的赤禍。

關山煙塵記

喬家才著

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穿線平裝
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
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立
即按址寄書（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
陸元）